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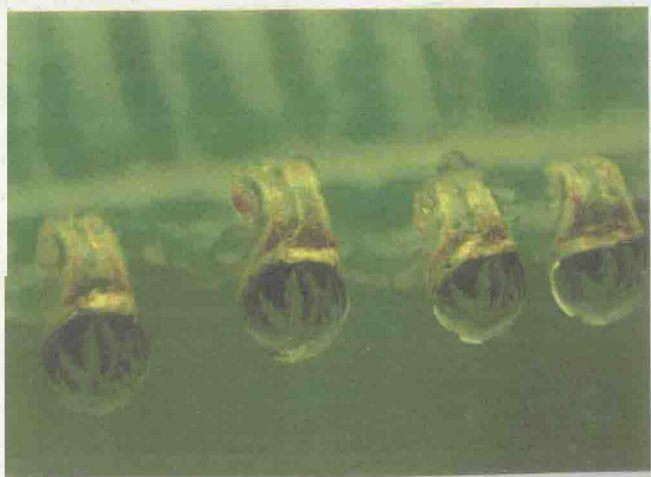
主编 / 季羨林

张承志

•

吉林摄影出版社

冰山之父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冰 山 之 父

张承志 著

吉 林 摄 影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羨林, 谷向阳主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28483 号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冰山之父 张承志 著

责任编辑: 王保华

封面设计: 龙震海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 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 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作者小传

【张承志】原籍山东济南，1948年秋生于北京。1972年人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学习，1975年毕业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工作，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历史语言系北方民族史暨蒙古史专业，1981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专业作家。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任第四届中国作协理事。重要作品有《北方的河》、《黑骏马》、《心灵史》等。

心 火

儿时的往事逝去得实在太久了。

无论是生存规律的制约还是社会条件的改造，都足以使像我这样的生长在大都会的青年渐渐淡忘了自己的血统上的那一点独异。人至中年，潜心民族历史且又迷恋文学，常会有对那些难以追溯的故事的叹息，总觉得自己太不懂得珍惜，觉得自己不觉之间已然失去了什么。

能记得的，是我家在下雨时烙饼的锯末火。那是昏黑的胡同巷子深处，白发苍苍的外祖母用一柄令箭样的条铲，拨着平时向木匠讨来的锯末。面饼的香味儿扑满了小院。邻居们都在小声议论，孩子们则围着不散——看着我们这家山东人的新奇吃法。那火微微的，火苗又小又柔，锯末漫上后，甚至熄了似地烟也不冒；但不久，那柔柔的火苗又悄然爬了出来。

像那锯末火一样，在我心底里和那些淡薄的记忆一起，也还有一点朦胧的光亮，像一苗慢慢燃着的，淡蓝微黄的火。

比如，似乎在上小学时，有一次听姐姐说过：你的名字叫做赛义德。虽然她仅仅说过这么一次，而且直至今

日我都未曾问问母亲这桩事——但这句话却时隐时现地沉入了我的心底。

现在已经无需向母亲询问了：我知道这是一个波斯语词。元初经略云南的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的名字中就有这个成分。据《史集》记载，这个名字是圣裔才用的，赛典赤是一个真正的华族。

再比如，还记得小时常见到外祖母独自跪在墙前，微低着头，神情艰忍，口中默诵着什么。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时，她嘴角频抖着，“主啊——”她唤道。

她的这种举动给我留下了烙刻般的印象。或者说，她传达给我了一种痛苦的刺激。水泥地板上，我想，她的膝盖多疼呐。我长久地无法赞同她。我不承认这种无形的苦。

——而现在，甚至在吐鲁番的阿撒·吾克甫，当看到膝上绑块胶皮，一爬一屈地从和田赶来朝拜圣徒墓的无腿的乞丐，我也不觉惊奇了……我甚至想，他们才算真正传递着清真的传统，而外祖母和我们这一支山东的回族却改变得太多了。

像我家那顽强地舐着熏得黑黑的锅底的锯末火一样，这一苗微火也不熄地在我心里留存下来了。我长久地不能理解它和记住它，但我已经意识到了。

我想，这种心火并非专属于回族儿童。这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藉以相互区别的心理基础。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儿童来说，他们原先并不懂得什么民族的情感，他们不过是从这萌芽般的小小火苗里意识到：这里有自己。

我常常仔细地注视着我的妈妈。

也许，儿子最大的痛苦就是他随着阅世日深而增加的对母亲的负疚感。

当我和我妈妈同处一室，各自默默地忙着自己的事的时候；当我在深夜里听见她辗转不眠，突然轻轻地长叹一声的时候；当我望着她满头的银发和她那黑黑的、深陷的、以前一定是极美的眼睛；尤其当我远远看见她在肮脏的街道上迈着大步，从嘈杂的人群中摇晃着，笔直地朝我走来的时候，我心里就掀起了简直无法遏止的冲动。除了我，还有谁能为她倾诉那整整一生的酸辛、光荣、折磨和不平呢？如果我不能做到，如果我没本事安慰她坎坷过分的人生和饱创的心，我能得到原谅和安宁么？

还有我生身的这个默默无言的民族。这毕竟是我的根，毕竟是我心灵的一笔财富和欠债。当我愈来愈多地了解了她的过去，了解了她的牺牲与屈辱，特别是了解了人们对她的无知、不尊重、愚蠢的猜测和议论之后，我开始问自己：哪怕是为了科学吧，难道你有权利对她不负责任么？

——这些难以尽诉的情感都溶进了那微微的心火。我知道，这火焰变得复杂了、顽强了、充斥着野性的力量，连我自己也无法把它摆脱。

1978年，我的第一篇小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去年我的一个中篇小说又分别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和十月文学奖。但我一点不敢沾沾自喜，我已深知现象、真实和目标这几者之间种种的差异。我不仅不敢忘记属

黄土一样的箕山之阴的河南庄户地上，在湟水、大通河、大夏河和河西走廊酷烈的戈壁滩中，在古龟兹、在伊犁、在元彰八里、在弥漫着中亚细亚异乡的迷人旋律的空气中，——在那些深陷的眸子里辨认出血统之溪的流淌，感觉到那心火的闪跳时，我似乎觉得自己发现了历史的灵性。

我坚信这灵性是真实存在的。

在这恒河之流的宣泄下，一切人生的失落、母亲的辛苦、民族的屈辱、眩目的急功近利都将逝而不返；而我们用了十多个世纪的代价追求的瑰宝将降临人间。

哦，我的父老兄弟，珍惜这心灵之火吧！

1982.7.8

圣山难色

离开民族研究所时，只用一个多小时就办完了一切离所手续。感叹过一瞬，觉得毕竟是求学钻研九年的旧地，人的缘分薄时也真是太薄了。走下大门台阶时突然怅惘了一会儿：我的一躯色彩变啦，而且这么简单。有什么未清的事么，踌躇着停了一下，突然觉得不该还那本书。

那是一本中亚探险史，遍记了十九世纪末以来踏查中亚的那些奇人事迹。然而使我怅怅然的不在那些艰苦大业，而是书中的一帧插页照片。

我恨我记不起那座山的名字，也记不清它究竟是坐落在巴基斯坦还是阿富汗了！只记得它的方位，仿佛当年夜里捧读时，我曾幻梦般感到：应当登上天山西部的某一座主峰来眺望它；而且若想看得真切而激动，非要经特克斯溯水而上，绕过玄奘西行的经路——木素尔冰岭关隘，从清朝卡伦（哨所）的波马边界攀援，紧贴着办联国土靠近雪线，最后——在伟大的汗腾格里冰峰之巅眺望它才行。

上述路线不是遛半个月新疆就生虱子般生一沓子散文的骚墨客懂得的。

而那座山，它只有在如上的汗腾格里顶峰才能呈示神

圣山难色

姿。特克斯上游清冽的风刺着肌肤。那一年我进了有温泉的山口，想努力靠近汗腾格里——但是没有成功。山太陡了，后来走在一面镜面般光滑的、鹅绿色的山坡上时，骑在马上觉得人马都在悬崖边棱上走钢丝。不仅骑坐的俯仰散漫，当时恐惧得连气都屏住了。后来不敢控马，把命交给马儿。仗了它一步步走完坡脊，后来才勉强下了山——而我还是正经的蒙古草地骑手出身。我没能看见那山。

不先登上汗腾格里，是无法瞻仰那座被整个中亚崇拜的神山的。而我知道了，连汗腾格里都是绝顶。

十九世纪的探险大师们却不知在哪儿支上了相机，拍摄下如此一帧它的神异影像。这张照片，不，这座山是一座只须人对它的黑白照片望一眼就终身崇拜终生爱慕的，不可思议的高清神圣的极限。

那山无法描述。但该简略说几句：那山是在一个山结正中，四面八方耸矗着著名山脉的顶峰主峰。它并不高于那些群峰，但它却浑圆怪异地从那山结央心升起，像一万只茫茫白羊中蜷着一头漆黑的驹犊。群峰都披冰肩雪，只有它如黑玻璃黑水晶，刻着坚硬光滑的纹理线。群峰峥嵘如吼，只有它静若处子。群峰组成一片山的狂涛骇浪，拥戴着神秘肃穆的这异情异色的它。

在一帧黑白照片中，该节略该掩饰的都不再存在。剩下的只有一种近乎恐怖的感觉——对于少数人来说，如果他们从东麓北麓踏遍了天山山脉；如果他们从西山麓熟读了帕米尔高原；如果他们透彻了昆仑、冈底斯和喜马拉雅几大山脉——他们在这一帧画面前将懂得崇拜的起源。

我从心底理解了一些百年前那些不安宁的探险大师，好像能拭着揣摸他们那从未诉说的心境。

如果鲁迅的环境是在这群山之间，我想先生就不会再用匕首去攻打粪土了。而且，中亚也会增加一个虔诚的信者和一批绝好的赞美文。

我后悔过早地还了那册书，如今我手头身边失去了那幅画。一连几天，也许是因为苦夏的空寂吧，我病了一般只是痴痴想着那座圣山。

后来我也想冒一次险，我支起画板把我的印象画了一个轮廓。我用薄薄的蓝灰底色，使一座莹莹浑圆的峰从几条磅礴巨脉的钳锁中缓缓浮现了。接着我迟疑了，一直到今天我还神神鬼鬼地狐疑难定。

怎样为它着色呢？连一笔都不敢往上画。

险入这样的位置——如同驼蹄的凹窝和冰壁上凿出坑洞的位置一是可感慨的。因为面对着这奇观般的神圣以后，心就不可能再向其它崇拜。而这座山有谁见过，有谁想象过，有谁可能和它有缘呢？遭逢这样一座山以后只能把它永远藏在心底。探险结束了，回到山外，回到人流熙攘的地方，回到都市，遇上相知可以向他畅谈汗腾格里和木素塔格，畅谈小道怎样危险地缠着陡坡棱线滑下——若是净遇些异类呢？

谁都学会了和他们只扯扯姑娘追，只扯扯麦西莱甫；扯扯葡萄、哈密瓜、烽火台或者阿斯塔那的干尸。从新疆、蒙古、西藏归来的人们，哪一个没有一点浅浅的孤独呢？何况你们，何况怀里揣着普热瓦尔斯基、赫定、斯坦因的